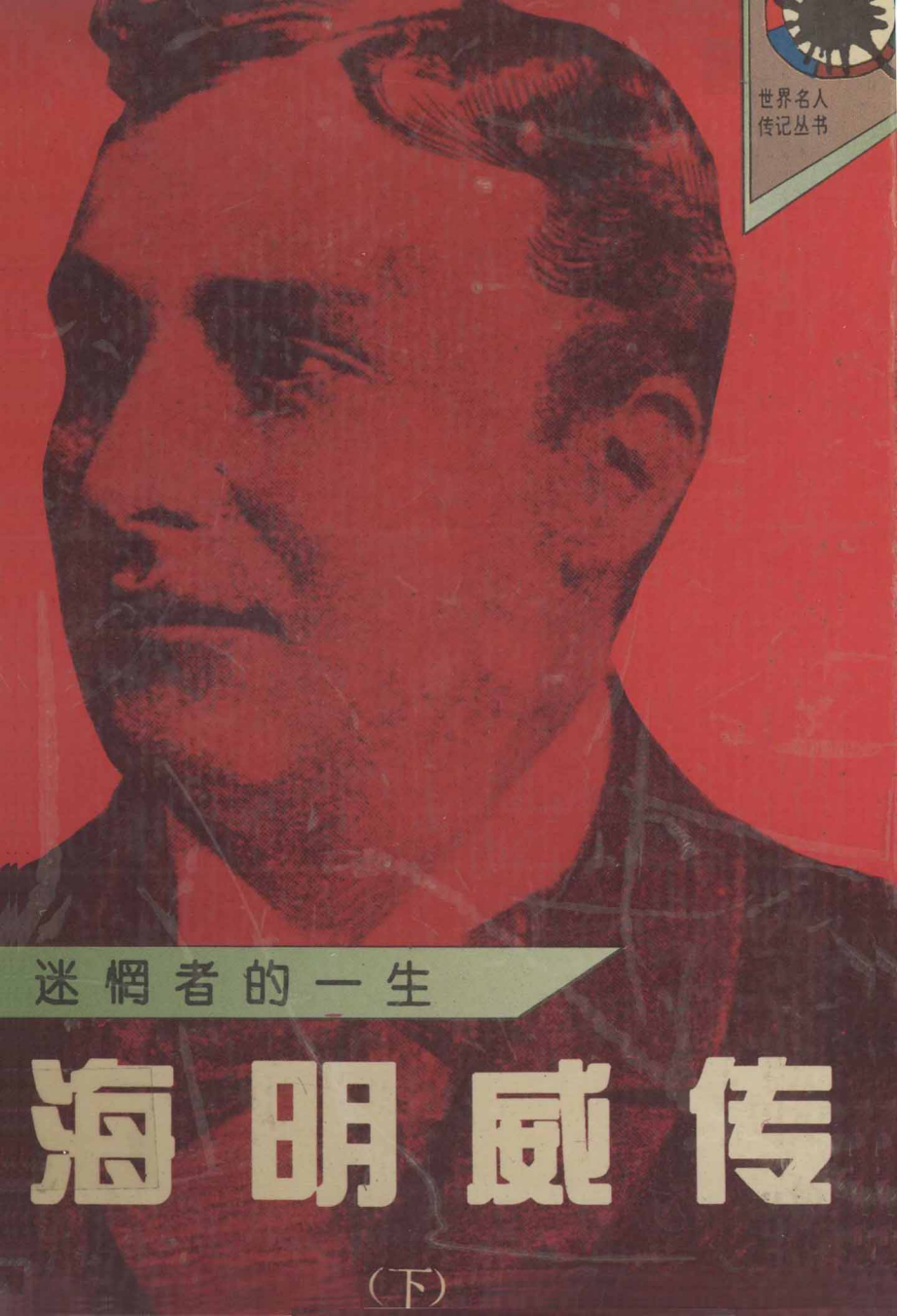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
传记丛书

迷惘者的一生

海明威传

(下)



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一生

海明威传

迷惘者的一生

海明威传

●[美]贝克 著

●林基海 译

世界名人
传记丛书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 新登字002 号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据美国 Avon Books 1980 年版本译出

迷惘者的一生(下)

[美] 贝 克 著

林 基 海 译

责任编辑:郭鐸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航天长字印刷厂印刷

(原湘人版)

*

198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995 年 9 月新 1 版第 4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08,000 印数:21,501—26,500

ISBN7-5404-0890-1

I·701 定价:11.80 元

第 七 章

忠 臣

潜 移

七月底，海明威正忙于准备再次到怀俄明去旅行。这时正好是西班牙爆发国内战争。忠于共和国政府派袭击了马德里的蒙塔纳兵营。海明威给他的西班牙朋友写信说，本来他应该在他写信的时候就到达西班牙。但实际上，他似乎并不急着要去，而且当他开着福特牌越野汽车到别处去旅行的时候，也没有表露任何不满的情绪。

这次出外旅行，除了海明威夫妇，两个小孩——波比和帕特里克外，还有波林的妹妹吉尼以及哈里彭斯教授。他们出发到新奥尔良去。他们刚好碰上暴风雨季节，车子在去路易斯安纳的途中，天气又潮湿又闷热。在经过得克萨斯州和科罗拉多

州的时候，他们遇到特大阵雨，雨水渗进车里，到处湿淋淋的。八月十日傍晚，他们的车子开过回声板小桥来到埃尔巴梯大牧场。两个小男孩下车后高兴得又蹦又跳，简直象小马驹见到青草地一样。第二天，海明威写信告诉普菲弗夫人，他们到达目的地后的头一个十二小时里，帕特里克除了吃饭外，其它时间都在骑马。诺德基斯特过去受雇的人员大部分到别处谋生去了。后来找了朱布维夫作为杂务总管兼厨工。海明威一家搬到河边一处高地上西德莱的小木屋去住。房子很宽敞，在那个地方这屋子算是最大的了。客厅里有个用石块砌成的壁炉，有一间多余的厨房，海明威使用它作为自己临时的工作室。每天他都收到很多信，大多数是读过他的小说《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的读者。这些人很崇拜他。凯蒂多斯帕索斯说：“这是停战以来人们叫得最凶的。”西班牙的内战也是引起人们情绪激动的原因。“我从来不去打听有关西班牙的新闻，”她写道：“我没有厌恶和冷漠的情绪，一心只考虑自己的事，关心自己的疾苦。”她说，路易斯昆塔尼拉已成为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军官。七月二十日他参加了袭击蒙塔纳反对派警卫部队的兵营。反对派一些受伤的人被送进昆塔尼拉所在的监狱。后来海明威和多斯设法保释他出狱。

尽管海明威写信给他的西班牙朋友彼雷达说他暂时不能去西班牙，但他仍然盘算着到那儿去。他还以十分渴望的口气谈到他准备再去比米尼岛，甚至第二次非洲大陆旅行。然而西班牙的内战使他感到不安。九月底他写信告诉伯金斯，战争打乱了他的计划，无法到西班牙去，这是他最为懊丧的。他准备在

写完手上那本小说后，即使战争还未结束，他也要到西班牙去。他预感到他即将死去，仿佛象多年的风湿病引起周期性的痛苦一样不断地折磨着他。他私下告诉玛米里金纳罗林，说他感到即将死去。说他宁愿当一个美髯垂腮，口里嚼着旱烟叶，有识的长者。他发泄了一阵这样的感情之后，随即又给马克莱西写信。他说，他非常热爱生活，他不愿意被迫拿起枪来杀死自己。

九月初，汤姆和罗拉恩谢夫林来到他们那里，海明威给他们介绍了当地的奇闻。接着他们到格朗奈特湖去钓鱼，到科迪附近的诺德基斯特兄弟牧场区猎捕叉角羚羊和一般羚羊。九月十日罗伦斯诺德施放诱饵猎捕大灰熊。厄内斯特到大牧场后至今还没有猎捕到野物，尽管这是狩猎的大好季节。他们弄死一头驴子作为捕熊的诱饵。他们在牧场里守候，等大灰熊上钩。海明威趁机把他的小说稿拿给汤姆谢夫林看。汤姆考虑到海明威很难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不大愿意接受，但最后还是勉强答应了。他对书中人物哈里摩根的杰出才能十分敬佩，但对那个冒牌的无产阶级作家，摩根的化身理查德戈登没有好印象。同样，对这些在弗雷迪酒吧间喝得醉醺醺的退伍老战士也是不敢奉承的。汤姆虽然不想太直率提出意见，以免伤害海明威的自尊心，但他还是说出他总的看法。他认为那小说写得很一般。海明威一听，火冒三丈，突然从汤姆手里把稿子抢过来，用力往窗外一甩，稿子落在盖着初雪的地面上。他们两人个性都很犟，整整三天彼此碰面都不讲话。到了第四天，海明威才主动向汤姆表示歉意，说他不应该发那么大的脾气。

谢夫林夫妇在木溪河边搭了一个帐篷。海明威一家在送波比回芝加哥后便搬到谢夫林那里去住。当天下午，厄内斯特亲自带罗拉恩上山去查看那捕熊的诱饵。汤姆独自站在附近的山坡上察看周围的地形。地势很高，周围是茂密的林木。蓦地，海明威和罗拉恩听见树林里发出一阵树枝折裂的响声。他们立即躲在一块岩石背后等着。大约过了几分钟，三只大灰熊从林子那边走过来，在暗淡的光线下，个子显得特别大，身上皮毛发亮。它们没有觉察到猎人。其中最大的一只径直朝海明威和罗拉恩隐蔽的地方走来。海明威向罗拉恩努一努嘴巴示意她爬上附近一棵树上去，同时自己站了起来向大灰熊开枪。大灰熊前肢腾空，耸起半个身子，前肢张得开开的，爪子象钉耙。这样子正好让厄内斯特向它左胸瞄准射击。霎时间，一声枪响，只见那大灰熊扑腾一下倒到地上。其余两只灰熊迅速往树林里逃跑。厄内斯特追上去，朝其中一只的后背开了一枪。第一只熊这时已从地上爬了起来，伤口流血不止，狂吼着，极力想找个躲避的地方。厄内斯特赶忙跑去截击。正当那大灰熊朝一条溪流的岸上爬时，厄内斯特对准它脖子一枪把它打死。

夜幕降临时，诺德基斯特刚刚把熊皮剥下来。那又厚又湿的皮毛在篝火亮光照耀下闪闪发亮，马上就可用盐腌起来。厄内斯特咧开嘴笑，就连两天后谢夫林猎捕到第三只熊，他都丝毫不在乎。他极力主张吃一顿熊排午饭。汤姆和小帕特里克永远忘不了这顿美味丰盛的午餐。那熊的腥味很重，又多筋，煮得半生半熟，吃的时候象吃三明治一样，先在发了酵煎好的烧饼上铺一层桔子酱，再放上熊肉然后滚叠起来。厄内斯特兴致

勃勃大口大口地吃，一边咀嚼，一边品味，嘴边的黑胡子沾满了熊肉的油，闪闪发亮。

在返回牧场的途中，厄内斯特的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昂，尽管谢夫林猎捕的那只熊比他的那两只重些，大些，因而他有点妒忌心。

妇女和小孩同诺德基斯特以及装着熊皮和两只羚羊的马起程先走。当厄内斯特和汤姆下山时，天开始下雪。这时，他们离牧场有五公里，厄内斯特出五百元同汤姆打赌，看谁先回到家里。汤姆体重比厄内斯特轻四十五磅，比他年轻十五岁。开始下山时，他们的马速度差不多。到达平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离牧场半公里的地方，汤姆的马开始以二匹马的距离领先。马蹄溅起的污泥浊水，弄得跟在后面的厄内斯特全身一塌糊涂。后来波林和罗拉恩整整用了四个小时才帮他洗刷干净。厄内斯特输了五百元。当晚他想同谢夫林掷骰子赌博把输掉的钱赢回来，可是他运气不好，又输掉九百元。

九月底，谢夫林离开牧场到加利福尼亚去。他们走后，海明威精神抖擞又拿起笔来写作。他希望十月份能完成小说的初稿。他写信告诉伯金斯，他正在写的这本书内容很充实，是本书好书。书里的人物有穷人，富人，反动者和革命者。人物的活动场所，除了开头部份在哈瓦那外，其余的均在凯威斯特岛及其周围。这本书不好写，但他觉得十分有趣。现在他已写到根据他的构思，全书主线情节发展的关键地方。

虽然这本书的主要活动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大量的细节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经验写成的。小说中哈里用来枪杀古巴人的汤

普逊冲锋枪就是海明威在比米尼岛从里兹那里得来的那号枪。他曾用这种枪去对付残暴攫食的鲨鱼。作者充分利用凯威斯特岛的地理环境。这个地方作者已经住了八年，情况了如指掌。哈利偷回自己的船的那个地方是以前海军使用过的潜艇基地。一九三五年九月发生暴风雨时，作者正好把他的“彼拉”号小船停靠在那个地方。佐斯鲁赛就是书中那个弗雷迪酒吧间老板弗雷迪华拉斯。鲁赛尔曾抱怨他整天站柜台，招待顾客，站的时间长了，两腿就发酸，痛得难受。这种情况作者通过弗雷迪的口在书中反映了出来。同哈里做生意打交道的那个蜜蜂嘴律师，实际上就是凯岛上人人皆知的律师兼政治家乔治布鲁克斯。

通过好几个星期的写作，海明威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一个小说家的要求的。他全然不顾会不会伤害他的朋友的感情。复活节前夕，海明威给多斯帕索斯讲述他们的朋友杰克科斯的事。多斯听了很好笑。原来，杰克带着他的新婚老婆到凯岛旅行。海明威蓄意把她描写成一个黑皮肤、剪平头短发，体格象摔跤运动员一样的女人。现在在小说里，作者继续追求个人讽刺的乐趣，以弗雷迪酒吧间为背景，涉及的人物有哈里摩根和詹姆斯劳顿夫妇。实际上詹姆斯劳顿夫妇就是杰克科斯和他妻子的自画像。第三位游客，一位留着赤褐色短胡，戴着绿色遮阳帽的人，是经济学教授约翰麦克华尔赛。这位教授爱挖苦人，说话时嘴唇动得很特殊，仿佛口里吃了什么太热的东西而受不了似的。这位古怪的学者在小说里是位次要的人物。他是作者以哈里彭斯教授和阿纳尔德金格里奇为模特儿加以描绘

塑造而成的。

当海明威在西部山区兴高采烈地狩猎时，司各脱却倍受敌对的舆论所折磨。一个叫米卡尔莫克的新闻记者专程到阿赛维尔走访他。记者把会见时谈话内容登在九月二十五日的《纽约邮报》上。文章标题是《在天堂的那一边》。十天之后，《时代》杂志转载了这篇文章。司各脱后来打电报给厄内斯特。电报全文如下：

“最近一个叫米卡尔莫克的记者，利用采访我的机会，把有关我的情况全登在纽约邮报上，把我置于荒唐可笑的地位。如果你能帮助我的话，请设法阻止他进一步把事情扩大，直接或间接地刺痛我的心。司各脱。”

厄内斯特在答复中说，他没有读过那篇文章，但愿意为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接着，司各脱又复电说，“请打电报给我，让人有这样的印象，你现在正在纽约。相隔的地方太远了，事情就办不好。仔细想起来，似乎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但不管怎样，我还应当感谢你。司各脱。”

这种若即若离的接触标志着他们逐渐疏远的友谊已处于停顿状态。正如司各脱在笔记中所写的，他一直盼望自己身上具有厄内斯特那种令人羡慕的特性和气质。有了这种气质，当心里上感到压抑难受时，便可作为精神支柱加以依靠。十一年来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这次莫克事件发生后，他主动向他求援这还是第一次。

十月底的一个星期五，玛朱里金纳罗林到阿赛维尔拜访司

各脱。从他那里她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在谈话中她发现司各脱关于海明威在《基里曼查罗山上的积雪》一文中所提到的“毁灭”意见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远比她自己强。她对司各脱说，海明威这种到处打击人，可能是由于神经失调而产生的心理虐待狂。司各脱告诉她，那篇《毁灭》的文章出来后，海明威给他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他接着说，一个人通过作品来发泄心中对现实不满的情绪，正如一个拳击者对一个弱者屈臂挥拳向上一击，但不存心伤害对方一样，都是无可非议的。显然，司各脱感到最恼火的是，海明威在那篇文章里公开说他毁灭了。那天下午司各脱谈了很多，他要罗林夫人相信他的精神活力正在得到恢复，勇气和信心正在提高和加强。

罗林夫人在阿赛维尔同司各脱的谈话结束的时候，在诺德基思特牧场，一天晚上，厄内斯特在西德莱的小木屋里喝威士忌。那一天，他的作家同行正在认真分析他的人品和性格的时候，他却用一个铁质捕鼠器捕捉老鼠，因为夜间老鼠在房间里横冲直撞，闹得全家不得安宁，无法入睡。第二天上午，波林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凯岛。厄内斯特则向诺德基斯特借来一把剪发刀，点上一点酒精，然后把胡子剪掉一大截。当他把稿子收集拢来，准备起程的时候，发现自从八月中旬以来，他已经写了三百五十二页，大约五万字。“真是累得腰酸背痛，”他自言自语地说。

返回东部自己的家，除了中途在彼格特稍事停留外，路上几乎没有歇脚，最后平平安安到达家门。海明威回到凯岛后，开始写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书中主人公哈里摩根躺在海岸民防

队长一艘快艇的睡铺上奄奄一息。尽管这年秋天海明威向伯金斯和金格里奇夸下海口，准备在哈里摩根的三本书中加进一些次要的情节，把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但实际上他不得不承认，很难办到。多年来海明威坚持独立创作，在文学创作和政治观点上，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坚持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爱憎，不盲从，不屈服于任何人。这说明他心灵深处有一股不同凡响的反抗力量。这在小说主人公哈里的临终嘱咐里就可看到。哈里和厄内斯特一样极力主张独立行动。不过现在看来，“单干”在这个世界上是否行得通呢？或许从集体行动中可以获取力量或者说重新获取力量，正如西班牙的共和党人结成了联合战线，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去反抗弗朗哥统治下的反对党。

感恩节的前后西班牙的内战逐渐缓和下来。华尔特温切尔的闲话栏中有一条短讯说，厄内斯特将到西班牙去进行战地采访。不久，他接到北美报业联合会总经理约翰N·维勒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已看到华尔特温切尔在报上报导的消息。他说他的报联是由六十家报社所组成，问海明威是否能代表报联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海明威正求之不得，于是满口答应。

西德奈弗朗克林刚好在古巴，他同意和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但波林和伯金斯却极力反对，尽管波林明知弗朗克林会坚决支持海明威而态度不象伯金斯那样坚决。他为两个志愿到西班牙参加忠于共和国政府派的人筹备旅费，还借了一千五百元分期两个月送给美西民主友好医疗组织。另有一笔相同数目的钱即将支付使用。主要用来购买救护车。厄内斯特最关心的是

装运货物的详细情况。首先把汽车底盘运到哈佛尔^①，到西班牙后再组装。海明威极力主张先把车子装好开到法国去，这样汽车的引擎得到考验而逐渐适用，到达西班牙后也就能立即投入工作。

海明威的写作仍在不断进行。这年冬天他还结识了两位到凯岛来旅行的客人。这两人一个叫詹姆斯T·华雷尔，是史坦兹罗尼根三部曲的作者。另一个叫雷克斯福德·盖·杜威，是罗斯福总统智囊团的成员之一。华雷尔是个青年人。长着一头卷发，个子矮小，热烈而认真。厄内斯特的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厄内斯特也很快把华雷尔当成最知心的人，至少，华雷尔是这样认为的。一天晚上，他们两人喝酒的时候，大家都谈到福克纳，认为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比他们两人都强。一个名叫朱纳森拉迪默的人来到凯岛，装模作样，大摆文学架子。华雷尔当众训斥他。厄内斯特刚好在场，立即把华雷尔拖到一旁，说道：“杰姆，看在上帝的份上，饶了他吧！这些人除了写文章，别的什么也不会干。要是把他们这一技之长都剥夺了，他们准要自杀。”杜威和华雷尔不一样，他对海明威印象不怎么样。“但是他不愿意了解任何问题。他被我弄糊涂了，不是因为我是个政治家，而是因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事。”当杜威想用政治作为小说题材引起对方的兴趣时，海明威耸一耸肩表示不乐意。“他不愿意动脑筋去想，”杜威说，“满足于住在这个偏僻的赶不上时代潮流的凯岛上……从事写作和

^① 法国北部一港口城市。

体育运动……创作题材极为原始……我曾经想过，他的创作源泉越来越枯竭，处境越来越艰难。”

十二月份里的一天，厄内斯特坐在斯洛彼佐的酒巴间里边喝酒边同佐鲁赛尔聊天，这时从门外走进三个人。其中有位五十开外的女人，长着一对蓝眼，还颇有风度。她由一对青年男女陪伴着。男的是一个大学生模样的英俊青年，女的是位高个子姑娘，一头垂肩金发。这位老妇人刚从附近的邮局打完电报，由她儿子和女儿陪同走进这家名称十分古怪的小店。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圣路易斯来这里度假的。他们不喜欢米阿米那个地方。他们一阵心血来潮，搭上公共汽车到礁石滩去。那男青年叫阿尔弗莱德，那姑娘叫玛萨。他们称那老妇人为奥米。

玛萨姑娘朝旁边那个身材高大，穿着短裤和一件很肮脏的运动衫的男子瞟了一眼。海明威一下子兴致上来了。他走上前去有点羞怯地低声对他们说，他年青的时候在圣路易斯住过。他和妻子都曾在那个地方念书。还有他的朋友毕尔和凯蒂史密斯也在那里呆过。那位老妇人对他说，她成年后一直住在圣路易斯。她自称是埃德娜·菲斯切尔·盖尔荷。她的丈夫乔治盖尔荷是位妇产科医生，出身于奥地利，前不久才死去。她的女儿玛萨原来在约翰伯伦斯学校念书，毕业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布端恩的马沃学院深造。母女俩讲话时有很重的马沃口音。

玛萨在学习上不甘居于中游，她很有抱负，决心靠自己的才能使自己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果然，不久她就成为一名小说家。她的第一部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名称是从济慈那里借来的，卷首引语是借用海明威的。今年九月份她出版了第一本

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H·G·威尔斯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很精采的前言。不久前，她到德国创作她的第三本小说。在那里由于纳粹党人的猖獗活动，她感到很厌恶，所以离开了。她计划这次回家探望母亲和弟弟之后再回到欧洲去。

海明威同盖尔荷一家，通过接触，很快就结下了友谊。他热情地带领他们到岛上各个地方参观游览，并邀请他们到他家里作客，见见他的妻子波林。不久，玛萨的母亲和弟弟先后离去。母亲返回圣路易斯，弟弟回学院念书。她自己仍留在凯威斯特岛。现在，海明威几乎每天陪着玛萨出游。有时候带她到彭纳斯玫瑰园去玩，有时候回到斯洛彼·佐的酒吧间喝酒。她在海明威家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她十分坦率地说，她几乎成了他家的常客了，就象挂在墙上那个弯角大羚羊头一样。有眼力的观察家象洛莱恩汤普森开始感到，海明威已被那位金发女郎弄得神魂颠倒了。波林自然更为敏感，只是看在眼里，秘而不宣，至少是不张扬出去。她真切的希望他们不要出乱子就好。

海明威急于把小说写完。在书里他插进了许多讥讽游客私生活的情节。这些游客曾乘着游艇到凯岛来，把他们的游艇停靠在凯岛的小码头上。他还对一些稀奇古怪的自杀案件加以评论。如：把自己关在汽车库里让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从摩天大楼的窗口跳下自杀或者开枪击毙自己等等。海明威现在最担心的是自由权利的问题。在他的书里他已经损害了他一些朋友的自由权，或尽管作了一番乔装打扮，仍然容易被识破的侵犯他人自由权的言行。十二月八日伯金斯陪汤姆沃尔夫去找律师，

因为沃尔夫被人控告写文章诽谤别人，要罚款十二万二千五百元。有鉴于此，海明威写信告诉伯金斯，请他在出版他的书之前，以斯科里布纳出版社编辑部的名义作个说明；该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涉及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出书前，海明威特地从芝加哥请来金格里奇，从纽约请来毛里斯史贝塞，认真仔细检查稿子，以免有影射，诽谤他人的地方。

检查书稿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每天下午他们抽出一定时间出去钓鱼。金格里奇提出他的看法，说书中一些人物，如小说家理查德·戈登，格朗特和杰恩梅森显然是影射多斯帕索斯。金格里奇对上述这些人非常熟悉，因此就看得特别清楚。他主张把有关的章节删掉或重写。但厄内斯特不同意金格里奇的看法。他提醒注意一个事实：当人们说杰恩梅森是马奇特梅坎布的模特儿时，她感到非常高兴。再说谁也看不出梅森与布雷德莱有什么相同之处。理查德·戈登更不象多斯帕索斯。他说，万一多斯提出抗议，他自有办法对付他。原来海明威早就知道多斯不喜欢金格里奇，他只要对多斯说，金格里奇要删去书中某一段话，多斯一定站在海明威一边把这段话保留下来。

一月下旬，玛萨返回圣路易斯之前先乘汽车到米阿米去玩。她刚一离开，海明威便毫不情愿地出发到纽约去。当他们在米阿米相遇时，他带玛萨到一家餐馆吃牛排饭，陪同他们吃饭的是一位叫汤姆希涅的拳击师。后来他们同乘一列往北的火车。他们在中途分手，各自朝自己的目的地走。在火车离站前